



南洋女的私情



南洋女的私情

李东野 著 李 晓 整理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武汉第二炮兵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插页 190,000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200

ISBN 7—5354—0217—8/I·192

定价：3.10元

内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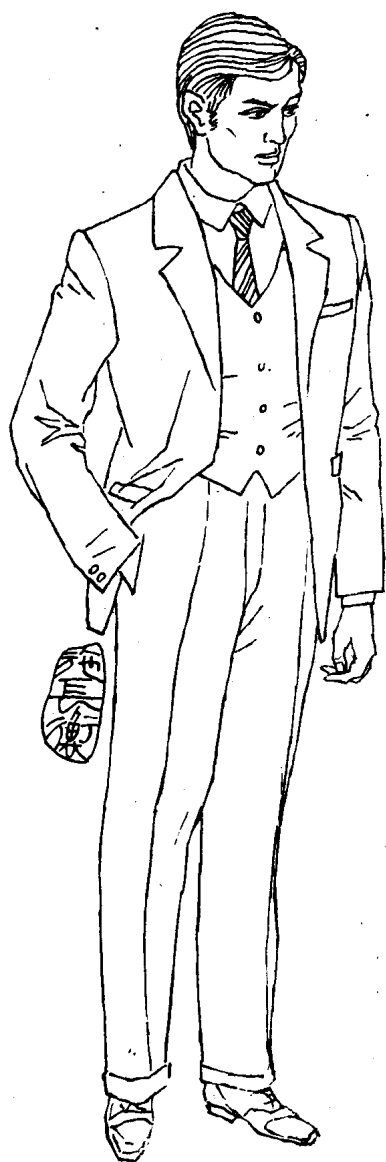
这是一部描写侨居南洋的女子冯彩鸿情变命断、催人泪下的姻缘故事。

旧上海富商崔真耀之女崔绿绮与表兄施长衡青梅竹马，情意绵密，而绿绮另一表兄韩成章则对她朝思暮想，垂涎三尺。韩成章与崔府总管“偷油老鼠”金武良勾结，离间崔、施两人情爱，致使长衡误解绿绮，满怀悲情出洋谋生。海轮航行时沉没，长衡漂泊大海，命在旦夕。此时适逢爪哇华侨巨贾千金冯彩鸿自驾海轮由金陵扫墓归去，长衡得救。彩鸿又花重金聘医，长衡得以康复。

在爪哇，长衡的才貌得到彩鸿深深爱慕，彩鸿让他掌握冯家企业经营大权，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年余后，长衡得知绿绮对他一直忠贞不渝，也旧情复苏，舍却要职厚禄，悄离南洋，返回上海，而彩鸿则怀情洒泪追踪而至。当她获悉崔、施实情，彩鸿却忍痛割爱，成人之美。彩鸿在沪盘桓期间突遭窃贼袭击而重伤，临殁祝愿他们天长地久，在施、崔结成伉俪的喜乐声中，彩鸿含泪死去。







目 录

第 一 回	风月花间觅风景 松柏墓地听哭声	1
第 二 回	酒楼相约叙旧事 半部情史露端倪	6
第 三 回	少女怀春情心动 秋千架下跌佳人	12
第 四 回	蛤蟆热恋白天鹅 绿绮冷对韩成璋	18
第 五 回	主仆相戏明调笑 婢女逗乐暗结怨	24
第 六 回	裙衩相聚论斗草 诗文荟萃吟华章	30
第 七 回	手接急电奔旅途 欲会亲人遭冷遇	37
第 八 回	辗转反侧难成眠 恍然大悟得解脱	45
第 九 回	成璋喜逛风流场 长衡愤怒断情丝	52
第 十 回	乘船飘零落大海 巧遇彩鸿得救星	59
第 十一 回	隐情埋名改陪兰 真心实意识彩鸿	65

第十二回	琴心一曲诉身世 手帕一方递春情	72
第十三回	深宵病中长如岁 曙色窥窗待天明	79
第十四回	调朱弄粉巧妆扮 谁知相知病倒身	85
第十五回	千金重礼聘高医 百般诊治心上人	93
第十六回	陪兰病愈主庆贺 欢迎大会起风波	100
第十七回	守白试妹起鬼胎 恰巧正中她情怀	110
第十八回	彩鸿厉色斥小螺 陪兰碰见心难宁	117
第十九回	见情悔恨驾车去 痴心跳舞倒血泊	129
第二十回	主人先回无着落 惊得陪兰旧路寻	137
第二十一回	彩鸿迷路落陷阱 陪兰挺身救恩人	144
第二十二回	玉体受伤精心养 薛家差人报大丧	150
第二十三回	主婢崔家去吊丧 归家扫墓痛话别	159
第二十四回	也芳夜半欲戏兰 竹篮打水一场空	169

第 廿五 回	又耍阴谋珠花计 狐狸尾巴显原形	177
第 廿六 回	难忘绿绮有婚约 快刀斩麻早脱身	184
第 廿七 回	人未走成急病生 情丝缠紧许下婚	192
第 廿八 回	墨迹激起心头浪 有伴多情喜转愁	201
第 廿九 回	平空一声霹雳响 陪兰夜半已失踪	209
第 三十 回	彩鸿追寻断肠人 碧海天涯路几程	220
第 卅一 回	来到上海投素娟 顺藤摸瓜挖到根	230
第 卅二 回	绿绮彩鸿两相遇 节外生枝出险情	237
第 卅三 回	玄玉盗案传新闻 捕到魔鬼一大群	246
第 卅四 回	彩鸿临歿留遗言 如意郎君献别人	254
第 卅五 回	真象大白吐真情 贺罢新婚闭眼睛	264
第 卅六 回	孤飞鸿影断肠事 一曲骊歌绕心头	271

第一回

风月花间觅风景

松柏墓地听哭声

落尽嫣红花满架，春去春来，莫挽东风架。隔院闻鹃啼泪泻，孤鸿况是啼秋夜。尚忆当年歌席罢，十斛明珠，量得春无价。茧有丝蚕香有麝，无非为作他人嫁。

且说某天某时，在下闲来无事，踱到宝昌路某号门牌，访一位朋友，谈了一回天，告辞出门。那时正值暮春天气，路旁种的千百株洋葡萄树，嫩绿齐抽，远远望去，恰似天公作美，地祇献灵，在半空中张挂着两行油碧之幕。路中央车如流水，马若游龙，摩托车滴滴，自行车铃铃，革履声囊囊，彩袖翩翩，罗裙拂拂，有声有色，倏往倏来，如同那莺梭燕剪，蝶飞蜂舞，一般忙碌。更有那大道上结队的游人，嘻春的仕女，香车宝马，红袖青衫，连绵十里洋场，犹如遍地春风。道两旁红楼高耸，玻璃晶莹，时有俏丽佳人，于窗前半窥颜面，一嘻一嗔，逗引那楼下的钟情公子，更有一番别致的情趣。

在下且走且看，略一瞻顾，瞥见距左边数十步之遥，有一簇树林，映在斜阳里，葱葱郁郁，极其茂盛。在下爱那地方幽秀，便转一个弯儿前去观赏。到得

近处，却见此乃人家茔地，黄土一抔，围护着它百来株松柏，暗想这墓中人生前或许怀一股慷慨激昂之气，或蓄一种缠绵悱恻之情，生遭挫折，未曾发泄，躯壳虽糜，精灵不灭，穿透几重衣衾棺槨泥土草藜之属，滋松柏之千尺，长葩草而九茎。

痴想未已，习习微风传来嚶嚶啜泣之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在下其时立于树林背后，泣声却是从树林前面传来。那呜咽之人，被马鬣挡住影儿，未可得覩。唯见焚化的纸钱火光熊熊，象蛇舌般一伸一卷，纸灰儿便成群结队，变成几千对白蝴蝶，纷纷飞向天空。那哭声甚是清凄，如蜀道闻鹃，如巫峡啼猿。只听得那边哭道：“哎呀！我的彩鸿姐姐呀！想你是：

义侠风流迥出尘，最无情处最多情。春山挹翠横眉妩，秋水凌波似洛神。道韞诗才原不俗，隐娘剑术本来精。一腔热血为谁洒，两字恩仇总宿因。不为才高催命短，只缘情重觉身轻。亚东女界沉沉黯，狐媚原知是兽心。闭口莫谈已往事，伤心谁是过来人。天理人心两歇绝，忽来海外女知音。奇情磊落彰河岳，大义昭然炳日星。多感你，恩逾春水深千尺，那料你，命比秋云薄几分。”

在下听到这里，象当年神瑛侍者窃听潇湘妃子在假山背后唱葬花诗一般，不觉痴了。一时心酸意，偷偷地洒了几滴同情之泪。又听那边哽咽了一阵，重新哭道：

“曾记得，艳阳三月花如锦，胜地沪江结毗邻。云树远穷千里目，绿杨低护两家春。我与你，晨窗并坐读诗书；我与你，

夜月同拈乞巧针。绿芜春郊朝试马，红灯秋雨夜谈兵。闺房携手人如玉，姊妹同心利断金。一自人天挥手去，淡烟笼雾不分明。这几年来，愁闻鸚鵡呼名姓，怕捡鱼书遣梦思。魂魄不曾来入梦，只剩得，秋风秋雨打秋坟。黄泉碧落难相见，幽道冥府何处寻？好教我，百年万事都无据，一日三秋易断魂。”

那人哭到这里，声音愈转愈细，后来噎的一声，停顿住，没有一些嗣响。过了一会，陡听得一片惊慌号哭之声，其中夹着男子呼号声，小儿呱呱声，和方才的娇啼宛转，截然不同。在下忘其所以，取手帕揩了一揩眼泪，踱上前去看时，只见墓前竖着一方石碑，碑旁边侧卧着一位淡装素服的女子，年事不满花信，玉容惨白，云髻蓬松，口鼻上、衣襟上、草地上，眼泪鼻涕，粘粘牵牵。头横边陈设着几件俎豆，打翻的打翻、倾覆的倾覆，残羹冷炙，狼藉满地，把香烟的余烬，都溅灭了。

半空中几只乌鸦，望见地上散摊着珍珠似的白饭，想伸爪下来攫食，又畏人众，只在离地数丈高处，盘旋不落。那女子两目俱阖，身体一动不动，已经晕绝了。在下心里暗想：方才呜咽痛哭的，一定就是此人。靠那女子胸前，跪着个男子，虽看不见他面目，但从他背形看来，应是一位少年，也许和那女子是夫妇关系。只听他连哭带喊地说道：“绿绮，绿绮，醒来！不要哭了！彩鸿姐姐仗义舍身，果然死得伤心，我们俩对不起她。死者不可复生，我们一味地恸哭，也是无益，待来世报答她罢。你身子也要保重，彩鸿姐姐在天有灵，见了你这个样儿，心里也是要不安

的。绿绮呀，快醒来，你看鸿儿啼哭着叫唤妈妈，要你抱哩，你舍得丢下他不管吗？”那男子哭着，把怀中一个周岁大小的婴孩，授过去置于那女子胸前。旁边立着几个奶妈子，一个穿黄色衣裳的汽车夫，也有偷揩泪点的，也有帮着那男子叫唤着奶奶醒来的。闹了一阵，那女子眼珠儿渐渐活动，从樱桃小口内，吐出一口白痰，就醒了转来。那男子随手替她拭去痰迹，并伸手按摩她的酥胸。那女子并不理会，从喉咙里发出一种极缓弱、极凄惨的声音，哭出几句尾声来道：

“今日里，麦饭一盂循俗例，如何报答此深恩。杜鹃血泪频番洒，怕也滴不到黄泉第几层。你如此红颜如此命，不因急难不伤身。生前历尽沧桑劫，身后何须千载名。哎呀！我的彩鸿姐姐呀，从来天道是难论。”

那女子哭到最后一句，气也竭了，泪也尽了，从眼眶中漏出两条血线，挂在她惨如死人的面上。众人一见之下，个个咋舌掩面，那男子听那女子哭到伤心处，顿时也情感大动，顾不得众人在旁，把那孩子授在一个奶妈手里，自己上前抱住那女子，滚在地上，也号啕大哭起来。那孩子吓昏了，眨着两只小眼睛，在奶妈手里阿爹、阿妈地啼个不住。这一哭，直哭得天昏地暗，兔走鸟飞。后来经众人横劝竖劝，那男子先住了哭声，不管那女子允不允，吩咐众人搀扶她起来，或推或挽地拥护到路旁边一辆汽车上坐了，那男子把小孩接在手里，坐在女子身旁，那汽车夫坐在前面，启动发动机，轰轰几声，驰入斜阳里，一转弯

就不见了，只留着几个丫鬟仆妇，在坟前收拾祭具，
还不曾回去。正是：

卅六鸳鸯同命鸟，

一双蝴蝶可怜虫。

第二回

酒楼相约叙旧事

半部情史露端倪

紫陌游尘起暝烟，桃花红隐竹林边。清明时节酿愁水，落照犹留归缓缓。游丝不断恨绵绵，更无人语晚风前。

且说那汽车载着一枝冷艳，万种幽愁，没入斜阳影里。在下目送他们去远，回转头来，见三四个仆妇丫鬟趴在地上，正在七手八脚地收拾祭器。可笑其中有一个老妈子，乘他人不见，拣一块油肥的冷肉向嘴里一塞，她的面颊登时就凸了起来。在下冷眼旁观，遇见这许多形形色色的人，一时好奇心勃发，走上前一步问道：“喂，你们几位妈妈从哪里来的，你那主人姓什名谁，现在又往哪里去了？”那丫鬟仆妇们没有留心到我，个个吓了一跳，回转头来对我浑身上下端详了一会，默不作声。其中只有一个丫鬟，风致楚楚，穿一套玄色提花罗缎的袄裤，年纪约在十七八岁，举起一双俏眼，向我眨了一眨，吩咐众人道：“时候不早，我们赶紧走罢，这地方阴森森的，魑魅魍魉，都趁着黄昏日落，出来现原形了。”于是仆妇们提着筐盒在前，那丫鬟夹紧屁股，一歪一扭地跟在后面，走不满几步，又把手帕掩住嘴唇，回头笑咪咪地溜了

我一眼，才真个走了。

在下起先受她一顿毒骂，心里未免有些发恼，后来见她这种妖态，也就付之一笑。暗想：丫头自有一种丫头腔，我和你萍水相逢，问一声你主人姓名，并没有什么失礼，你不该就出口伤人，既骂我了，为何还要暗送秋波，难道你使出吊膀子手段来么？那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在下是：

梦觉扬州已十春，天涯落魄大愁生。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载酒何当眠北里，登墙从不戏东邻。温柔乡里无缘分，况在你梅香使女们？辜负风尘一知己，秋波临去枉垂青。申江十里繁华梦，想吃天鹅大有人。倘然你，寂寞空房难独守，配一个西方弼马温。

笑话少说，且说那一群仆妇丫鬟去后，天色已渐渐黑下来，在下还是恋恋不舍，学着蔡邕读曹娥碑方法，走上去读那碑文。又用目力，又用手力，费去数分钟的工夫，才把石碑上字句，一一细辨出来。原来石碑正中，凿着九个篆体大字：金陵女子冯彩鸿之墓。左边角上，注有“受恩人施同善崔绿绮熏沐敬题”几个小字。在下读罢碑文，心里暗暗量度，弄得一半模糊，一半明白。咳！美人黄土，能有几时。苍狗白云，都无凭据。恩恩怨怨，死死生生，世人看得忒认真，所以情天恨海中，便多添出几本《红楼》册子来了。

在下走不到几步，忽觉背后有人在我肩上轻轻一拍，道：“喂！东野，你一个人在这黄昏夜色中，蹑蹑独步，有什么幽期密约么？仔细踏上了仙人跳。”

在下猛不防吓了一跳，回头看时，乃是知己朋友顾兰臣，就埋怨他道：“你这个人作事，总是鬼鬼祟祟的，吓着我了呢！”顾兰臣笑道：“你不也是鬼鬼祟祟，去吊人家使女的膀子，这又算是什么呢？”在下听得他说话促狭，不免也发笑起来，说道：“方才那件事情，已被你看见了么，只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我并不是风流唐解元，你不要错疑我有‘三笑姻缘’。不过那多愁多恨的佳人，我不晓得她胸中有若何委曲；那埋玉埋香的女子，我又不晓得她生前有几多韵事。一个闷葫芦，未曾完全打破，心里总是不能释然。我想一个人无论死得若何惨痛，只要寒食东风，年年芳草，有这样一个知心着意的美人儿，前来挥洒几滴热泪，滋润一方坟土，也可以泽及枯骨，得到解脱了。怎奈这种幸福，男子不得享受，反被裙钗专利了去。你看贾宝玉，韦痴珠，空有此愿，不曾有此福。象我辈浊物，更休要梦想了。”顾兰臣哈哈大笑道：“你说出话来，总脱不了书呆习气。那黄土美人生前造下的半部情史，一出悲剧，我倒略知一二。你要晓得，却是不难，只消破一破怪囊，请我三斛大号花雕，我就把它和盘托出，做一个下酒物何如？”在下笑逐颜开，说道：“真的吗？妙哉，妙哉！依你，依你。”于是两个人同到福州路一所酒店里，拣一副洁净座头坐了，吩咐酒保，取上两壶绍酒，几碟京菜，两个人开怀畅饮起来。

三杯下肚，在下就催顾兰臣，快把奇女子冯彩鸿生前的历史说出来。顾兰臣满举一觥，说道：“这一